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十四回 傷無限天理王姓陷人

卻說花振芳看見炎帝廟裏火起，並不見自家帶來一人，正在焦躁，猛听得口號響亮，心中稍安。細听一听，在東北樹林之內，相隔有兩箭之遠。邁開大步直奔樹林而來，進得林中，見巴氏弟兄並寨內十人，連十五頭驢子俱在；其中又見十五頭驢子馱了十五個大箱子。花振芳忙問道：“此物從何而來？”巴氏弟兄道：“老姊丈進城之後，我們又吃了幾杯酒，商議道：‘一路行來，並無生意，白白回去，豈不空走一遭！’細想王倫父是吏部尚書，叔是禮部侍郎，在東京賣官賣爵，也不知賺了多少不義之財！我等到他家去，一直走到後邊五間樓上，細軟之物盡皆搜之。等你多時了。”花振芳又問道：“廟內因何火起？”巴氏弟兄笑道：“祇因劫了王倫回來，纔交二鼓天氣，若是起身，廟內和尚、道人必猜疑。天明王倫報官，他們必知道我們劫去，恐不乾淨，故此放起一把火，燒得他著慌逃命不及，那裏還管我們閑事。”花老言道：“雖然乾淨，豈不毀壞了廟宇，坑了和尚。”沉吟一會道：“也罷！明日將王倫之物，造一所廟還他，其餘再為分用。”巴氏四人道：“那也罷了。”听一听，天已四鼓，見城中有騎馬往來者，知是文武官員出城救火。花老道：“再遲，就不好了！趁此你們趕路，我仍進城，同任正千把事做了，隨後趕來。”巴龍道：“我們就是山東路上相熟，直隸地方甚生，你要送我們一送纔好；不然路上弄出事來，為禍不小！”花老道：“我與任正千相約，許他看火就回。他如今在天井裏等我，不回去豈不失信於他？”巴龍道：“此地離山東交界也祇六十里路，此刻動身，天明就入了山東地方，你過午又回此地。任正千怎的將老婆與人玩了半個多月，今一日就受不住了麼？常言道：‘先顧己而後有人’，未有舍己從人之理。”看官，花振芳山東、直隸、河南，到處聞他之名，凡路上馬快、捕役等見他的生意，不過說聲“發財”，哪個敢正眼視他？那巴氏弟兄就是山東道上不礙事，這六十里直隸地方竟不敢行，所以要他送去。花振芳見說得有理，少不得要送送他的。說道：“要走就走。一時合城官員救火，不大穩便。”眾人解開驢子上路，奔山東去了。

卻說任正千等花振芳往王家捉奸，一等也不來，二等也不來，一直等到五更東方發白，罵道：“這個老殺才！真個下等之輩。約我做事，直叫人等個不耐煩！天已將明，如何去得？明日遇見，不理他這個老東西。”罵了一會，連衣倒在床上睡了。

當應有事，花振芳同任正千在天井裏說話，盡被秋菊、夏蓮兩個賤人竊聽著。賀氏分付：凡家內有甚風聲，速到王府通知。天將發白之時，看見了任正千睡了，二人悄悄的走出，一直跑到王家。他二人隨賀氏走過兩次，知他在花園內宿歇，不必問人，走進房來。王倫已經起去，賀氏在那裏梳洗，見兩人進來，賀氏打了個寒噤，問道：“家中有甚風聲，恁早而來？”二人道：“娘，不好了，禍事不小！”遂將任正千與花振芳在天井所議之事，一一告知：“正要來捉奸，忽見南門失火，那花老恐傷他同伴之人並他牲口，暫別大爺到南門一看即回，叫大爺在天井等他。幸喜皇天保佑，那老兒一去未回。大爺等得不耐煩，東方發白，進房睡了。我二人一夜何曾合眼，看見大爺已睡，連忙跑來稟知。大娘速定良策，不然性命難保。我二人就要回去，恐大爺醒來呼喚。”賀氏聞听此一番言語，祇見他：桃紅面變青靛臉，櫻桃小口白粉唇。不由得滿身亂抖，說道：“此事怎了？你快與我請王大爺並賀大爺前來，你們再回去。”秋菊、夏蓮忙到書房，見王倫、賀世賴二人正在說話。一見二人進來，王倫道：“你們來得恁早，想是問大娘要錢買果子吃？”二人道：“大娘請王大爺與賀大爺說話。我二人即回，恐大爺呼喚。”說罷，慌慌張張的去了。

王、賀二人見他們神情慌速，必有異事，亦急忙來至賀氏房裏。祇見賀氏面青唇白，兩眼垂淚，恨道：“你二人害人不淺！方纔兩個丫鬟來說：此事盡被丑夫知之。叫我如何回家？”王倫道：“這是何人走漏消息？”賀氏又將花振芳夜來所議之話說了一遍，天將發白時，丑夫方纔睡去，他二人趁空跑來通知我。好好的日子，你二人弄得我不得好過，連性命都送在你們手裏！”祇是嗚嗚啼哭。王、賀二人祇落得蹙眉擦眼，低頭頓足，想不出個計來。

正在那裏胡思亂想，忽然家人來稟道：“大爺不好了！後邊五間樓庫，今夜被強盜打劫去了。”王倫道：“從來福無雙降，禍不單行，正我今日之謂也。”邁步欲往後邊觀看情形，賀氏攔住道：“你想往那裏去？不先將我之事設法，要走萬萬不能！”王倫無可奈何，祇得停步，惟有長吁短嘆而已。忽見賀世賴愁眉展放，臉上堆笑，道：“妹子不要著急，王大爺又有喜事可賀！”王倫道：“大禍解脫，其願足矣！又有何喜可賀？”賀世賴道：“大爺失物破財，卻是添人進口。”王倫道：“所添何人？”賀世賴道：“今夜庫樓被人劫去，大爺速速寫下失單，並寫一個報單。單內直指任正千之名，門下速進定興縣報與馬快。再帶五十兩銀子，將馬快頭役買囑，叫他請定興縣孫老爺親往任家起贓。我去之後，妹子亦速速回去，轎內帶些包裹，將值錢小件之物包些，舍妹身邊再藏幾件小東西，都擺在後邊堂樓底下。孫老爺一到，觀見贓物，不怕任正千有八口五張嘴，也難辯得清白。那時間成大盜，自然正法；舍妹即大爺之人，豈不是添人進口麼！”

王倫听得此言，心中大喜，說道：“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”分付家人快取文房四寶，速開失單，並寫報呈，將偷了去的開上來，未偷去的也開了，一倍成了三倍。賀世賴又催促妹子回去。賀氏道：“我不敢回去，那丑夫性如烈火，一見我回，豈肯輕放？”賀世賴道：“拿賊拿贓，捉奸捉雙。你一人回去，諒他不能殺你，必要問個端的，然後動手的。這裏甚快，你一到家，我隨即請孫老爺駕到，管保你無事。”賀氏沒奈何，祇得依著哥哥之言，收拾了包裹，身邊又帶了幾件東西。賀世賴將失單、報呈放入袖口內，王倫又拿了五十兩銀子與他。賀世賴又對賀氏道：“我頓飯光景辦妥此事，你再起身，恐我做事做不完，你先到家吃他之虧。”又向賀氏耳邊說道：“你若到家，必須如此如此，方不費手腳。”賀氏點頭應道：“曉得！”

賀世賴諸事安排妥當，緩步去了。不多一時，走至定興縣衙門，正遇馬快頭役楊幹纔進衙門，賀世賴上前拱了拱手，道：“楊兄請了！”楊幹認得賀世賴，知他近日在王府作門客，答道：“賀相公，恁早往那裏去？”賀世賴道：“特來尋兄說話，請在縣前茶館中坐談。”進門坐下，茶博士拿來一壺好茶，捧了兩盤點心。楊幹道：“相公尋弟有何話說？”賀世賴在袖中取出失單並報呈，遞與楊幹看，楊幹一見報呈上直指任正千之名，大驚道：“這個任正千，莫非四牌樓‘賽尉遲’麼？”賀世賴道：“正是！”楊幹搖首道：“此人久居定興，世代富豪，且仗義疏財，扶危濟困，人所共知，豈是匪類？相公莫要誣良，不是要的！”賀世賴道：“王大爺若無實據，豈肯指名妄報？他乃吏部公子，反不知誣良之例？自古道：人心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世上人那裏看得透，論得定？王大爺叫弟今來尋兄，不先報官之意，原知抓賊捕盜乃兄分內之事也。倘若走漏消息，強人躲避，又費兄等氣力。故先通知兄。”即便從袖中取出五十兩銀子，大紅封套一個，說道：“這是王大爺薄敬，煩兄將此單拿進宅門，面稟老爺，就請老爺即赴強人窩宅起贓，遲了則費手腳。”楊幹見五十兩銀子，就顧不得誣良不誣良，且是他家指名而報，與我何干？假推道：“這點小事，難道不能代王大爺效勞不成？祇求日後在敝主人之前薦拔薦拔，就感恩不淺，怎敢受此重賜？”賀世賴道：“你若不收，是嫌輕了。祇要把事辦得妥當，王大爺還要謝你哩！”楊幹道：“既如此，弟且收下。賀相公在此少坐，待我進去投遞；並請老爺，看是何說法？相公好回王大爺信息。”賀世賴道：“事不宜遲，以速為妙。”楊幹說：“曉得！”急進衙門去了。

來至宅門將傳桶一轉，裏邊問：“那個？”楊幹道：“是馬快楊幹，有緊急事，請老爺面稟。”宅門上知道逢緊急事，馬快要稟，必是獲住了大盜，不敢怠慢，忙請老爺出二堂。楊幹上前磕頭，將報呈、失單呈上。孫老爺一見失主是王倫，就有幾分愁色，若不代他獲住強盜，就有許多不便。將報呈看完，竟是指名而報。孫老爺忙問楊幹：“這任正千住居何處？”楊幹道：“就在城內四牌樓，聞得贓物尚在未分，請老爺速駕至彼處起贓。遲恐贓物分過，強人一散，那時又費老爺之心。”孫老爺道：“正是！”分付伺候，再傳捕衙陳老爺同去。楊幹出來對賀世賴一一說知。又道：“素知任正千英雄勇猛，我班中之人未必足用。聞得王大爺府上教習甚多，幫助數名，一陣成功纔好。”賀世賴道：“這個容易，許你十名，在三岔路口關帝廟中等候。”說罷，分手而別。賀世賴來到府中，回復王倫，撥了十名好教習，賀世賴領到關帝廟中去了。

且說定興縣孫老爺坐了轎子，帶領楊幹班中三十餘人；捕行陳老爺騎了馬亦帶了十數個行役，一直前行，來到了十字街三岔路

口關帝廟中。賀世賴早已迎出來，將十人交付楊幹，一同往任正千家來了。這正是：英雄含冤遭縲紲，奸佞得意坐高堂。畢竟不知任正千性命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